

□王连学

土乡的擂台庙会



现在的“二月二”擂台庙会,虽没有传统的打擂台比赛,但英姿飒爽的武术表演也十分引人注目。王连学 摄

绵,酒的故事里有说不尽的悲壮。

“二月二”的擂台庙会是威远镇的一项传统文化、经贸交流活动,历史悠久,远近闻名。但由于文史资料的缺失,它是怎样留下来的,谁也说不清楚。民间有两种传说,认为互助“二月二”擂台庙会跟鼓楼的修建和抵御海寇有关。传说之一是,当地驻扎的军队跟团勇之间的比武切磋活动逐步演化成当地的民俗活动。还有一个说法是,当年为了庆祝鼓楼以及其四周文昌庙、雷祖殿等的修成而举行了一场盛大的庆祝活动,这是威远镇首次开展的“二月二”文化活动。此后,它逐步演化成一年一度的民俗活动。不管依照哪一种说法,土族之乡的“二月二”传统交流会,至少已有四百多年的历史了。

新中国成立前,互助地区经济十分落后。尽管如此,“二月二”擂台庙会上来赶会的人还是很多,绝大多数人都是四里八乡的农民。他们大多头戴毡帽,身上穿的是或皮褂或褐褂或粗毛蓝布做成的棉衣,脚蹬“挖泥儿皮鞋”。有的甚至光着脚板,衣衫褴褛,补丁摞着补丁。有的虽有鞋子,但舍不得在路上穿,光脚走到会场上才肯穿上。他们携儿带女,风尘仆仆,背着干粮或炒面从四面八方徒步赶来。绝大多数人是为了凑热闹或者置办农具。也有家境好一点的人家赶着马车或牛车,举家前来,多是为了购物或到庙宇神龛烧香拜佛,祈求平安。最神气的还是那些练武的人,他们少则三四人,多则十数人,背负刀剑,手持棍棒,精神抖擞,结伴而行。一路走来,格外引人注目,往往成了人们议论的焦点。

除此,“二月二”的擂台庙会上还有很多客商。那时候,威远堡在城内的四条街面上稀稀落落有几家可怜的商铺,在“二月二”期间临时增加了不少摊点。他们中除摆摊卖酸皮、甜酸、油炸糕等吃食以及皮张、药材、农具、山货的当地人外,也有来自西宁、大通、乐都、湟源、门源等地的小贩,甚至还有经营布匹、杂货的山陕甘宁的客商。他们大多是从兰州、西宁、丹噶尔等处赶来,车拉马驮,不辞劳苦。商铺的掌柜和伙计以及摊主为了招徕顾客和生意,不断地向过往的游人打招呼,甚至递烟送茶

水,不厌其烦地介绍他的商品来自哪里,是如何的物美价廉。

按照传统,“二月二”擂台庙会的主持人首先要到钟鼓楼给神灵上香、叩头、焚表,陈述本年度举办庙会的时间、地点、日程以及秦腔戏的曲目、比武的队伍、跑马会的安排等等,祈求玉皇大帝保佑,平安吉祥,并让戏班唱“腊戏”,正式拉开“二月二”擂台庙会的序幕。

二

按照传统习惯,威远堡“二月二”擂台庙会举办的时间都是相对固定的,即每年的二月初一至初十。它一般分五个会场,分别是雷祖会、擂台会、花儿会、赛马会和山货会。其中擂台庙会又分为文会和武会,文会唱歌,武会比武。

雷祖会就是在雷祖殿(地址在今威远镇城南小学)举行法会,祈求神灵保佑,风调雨顺,四季平安。那时候,雷祖殿山门前有个坐南望北的戏台子,每年都要邀请哈拉直沟的“皮鞋班”来此唱秦腔大戏。如果遇到好的年景,也会请来陕西等地的戏班子唱戏。

山货特产交易的场所在今县医院往南,赛马会的场地在西下街,起点是接官亭,终点在接官亭向南四五里处。现在的威远镇初级中学所在地,以前相对空旷开阔,中间有一个黄土高台,是以前驻军的校场,上面荆棘丛生,是天然的花儿会场,也是在“二月二”擂台庙会上相对热闹的地方,自然吸引了当地和外地的很多唱家前来一展歌喉、诉说衷肠。同时也吸引了很多青年男女、妇孺老幼。卖米糖的小贩脖子上吊着一个硕大的木箱子,一边在人群里穿行,一边唱着他的歌谣:“白糖儿锅盖大,黑糖儿实疙瘩。娃娃们吃,娃娃们香;老汉们吃,老汉们香。把一个死鬼团惹得满地逛。”还有一种叫作“洋片”的玻璃盒子,是从外地传过来的西洋玩意儿,吸引了好多毛头小伙子一饱眼福。

三

除了唱戏听花儿做买卖,“二月二”的庙会上最出名的还是武擂台会,它的场子一般都跟唱花儿和唱戏的地方相对应,但比较简陋。与其说这是个擂台,还不如说仅是一个场子,而且也不固定。哪里人多,地势相对平整,就在哪里圈地设场。就像京津地区设摊表演的摔跤或杂耍似的,打擂纯粹是一种自发的民间行为,所不同的是它受到当地政府的严格管理和节制。

练武的人如果要去擂台上摆摊子打擂,要提前给主擂的人或组织投帖,人家接了你的帖,你才有了上擂台的资格和机会。投帖的有团体,也有个人。本地有塘坝的、五峰、新元的、丹麻的,还有来自大通、湟源、西宁等地的。因为威远堡的武擂台时间久远,声名远播,所以也会吸引省外如甘肃、宁夏、四川的练家子前来切磋武艺。

由于武术竞技的特殊性,以前“二月二”的庙会上,只要练武打擂的场子一开,就会很快聚集起很多人围观、喝彩,是“二月二”擂台庙会上观众最多,也最为红火有激情的地方,是一道最为独特的风景。

擂台的后边坐着主持人和裁判,前面的桌子上放好了彩头,有银元,有茯茶,也有红布。在简单的开场白过后,一般主持人首先会按照练武人的规矩让人练一趟“流星”,算是宣示擂台的正式开始。比武的时候,虽



表演戏剧是擂台庙会的传统。赵琦 摄

然也定了很多规矩,讲究点到为止、公平竞争什么的,但上场的武者开打前还是要立生死状。然后互相行礼,客套话说得像是亲戚朋友,但一到场上,那可是真打,你死我活,各凭本事,豁上性命去较量,只有打趴下了,打服了,或不能再打了,裁判才能判输赢。

打赢擂台,当然是练武人的追求,更是一种荣耀。腰里缠着花红利市,招摇过市,要多神气就有多神气;可是被人打败了,不但什么也没有得到,还要挑起尾巴,垂头丧气地下来,丢人现眼。所以,练武的人上擂台,争的不仅仅是那几个不多的花红利市,更多的是为了口碑和荣誉。

近代以来,擂台上最为出名的是当地的武者马忠保和他的师傅张道,以及他们的徒弟如三喜存、祁更登等,他们一度在武擂台上出尽了风头。直到今天,仍有人偶尔提起,津津乐道。

人们说,穷文富武。那时候,练武的人如果家里没有一定的经济条件,就请不起武者,供不起弟子去练武。于是有好多练武的人不得不去给武者打短工。所以,在大多数人的眼里,练武的人大都不顾家,是一群不务正业的人。可他们讲义气,重情义。如果朋友有难的时候,哪怕是自家的油缸倒了也不扶,而是共赴朋友之难。他们聚在一起,除了练武,切磋武艺外,也会侍弄一些乐器,如笛子、二胡、唢呐、三弦等,以消磨时光,大有弹唱而歌的意思。练武的人大都爱喝酒,但这样的机会不是很多,因为那时候粮食产量低,自然酒也不会很多,而且酒的价钱也很贵,不是人人喝得起的。所以,那时候的人们如果家里有喜庆的事,有条件的,一般是自己酿醋酿酒,而且在酿酒的时候还要加上乌药甚至狼毒什么的,以增加酒劲,用最少的酒招待最多的客人。

文化和传统是一个民族的性格,也是其生生不息的精神家园,它的形成和传承,都是一个长期积淀和发扬的历史过程。直到今天,“二月二”这个传统的节日,仍然在土族之乡保留了下来,并且像花儿一样,在初春的寒风里带着春节的余韵和气息,开得更加热闹,更加娇艳,更加绚丽多彩。不信你看,那些穿着鲜艳练功服的武术少年们又在擂台上开始表演了,他们龙腾虎跃,叱咤连声;英姿飒爽,虎虎生风。尤其是那一套醉剑,爽得形醉意幻,悠悠飘渺,酒气氤氲,剑影森森……

河湟文化寻踪录

□胡学捷

东汉银壶

此件东汉银壶出土于青海大通上孙家寨汉晋墓地,高16.2厘米,口径7.0厘米,原件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银壶为直口,长颈,鼓腹,平底,腹侧置单耳。器身系由整块银片切割、捶揲而成,口沿装饰一周宽约0.8厘米的波浪纹,波浪自右向左奔涌,以戳点纹为地;腹中部装饰有宽约3厘米的卷草纹,卷草纹为齿状叶片及其细长的茎蔓环绕一周,共有六朵不同形式的叶片,每朵展开数片花瓣,花瓣有叶状、石榴状、卷曲状等,各不相同,各花瓣之间伸出一条或两条细长的花蕊,每条顶部托三个圆点象征花蕊,在齿状叶片以及个别花瓣上也缀以圆点;腹底部饰一周宽约0.8厘米堆蝶纹,每座堆蝶共有五阶,也以戳点纹为地。腹侧环耳呈锯齿状,通过菱形钮与器身相连。环耳耳破坏了已经打制完好的卷草纹草草纹带,据此推测银壶的环耳耳很有可能是器物陈旧之后为了使用的方便而添制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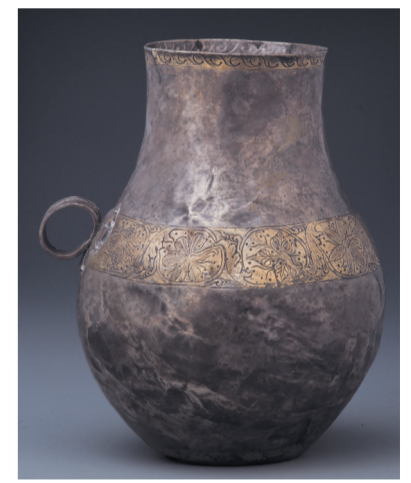
波浪纹和卷草纹均属于典型的希腊装饰纹样,堆蝶纹则是伊朗阿黑门尼德王朝(古波斯帝国)时流行的装饰纹样。在深受古希腊文化影响的帕提亚帝国(公元前227年—公元224年)时期,这三种纹样被组合在一起,形成了平行排列的卷草纹装饰带,并频繁出现在制器器皿的表面,大通银壶即是这种工艺传统影响下的产物。

公元前2世纪,装饰上述三种纹样的卷草纹银器首先出现于帕提亚帝国,继而传至黑海北岸地区的南俄罗斯草原,从而踏上了由北亚游牧民族主宰的草原之路。这一时期,北亚草原的主人是萨尔马特人(西段)和匈奴人(东段)。萨尔马特人的一支此时正经营着古印度与西亚地区的商业贸易,他们也成为帕提亚式银器东行的传播者。接过萨尔马特人接力棒的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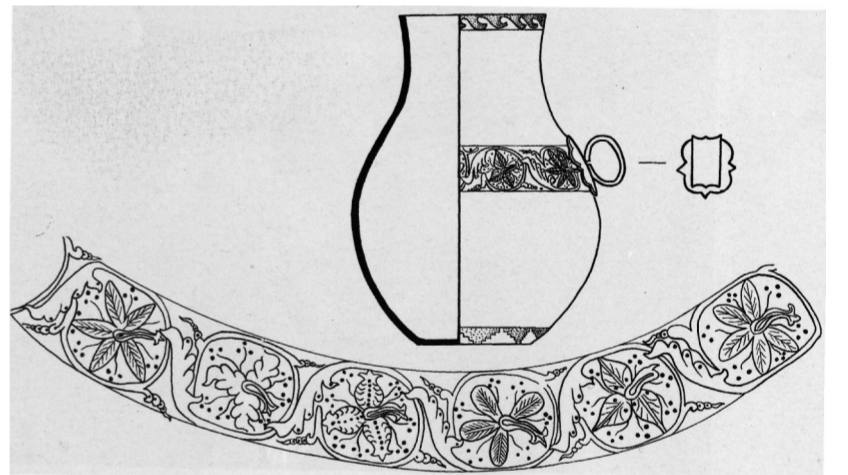
有可能是乌孙人,乌孙是游牧于今新疆及以西地区的古老民族,在西汉时期建立了乌孙国。乌孙国与匈奴关系密切,也与西汉政权通婚,曾一度控制从伊犁河流域西抵伊朗高原的交通路线。经乌孙人之手,帕提亚式银器继续东传,最晚在公元1世纪出现在蒙古草原匈奴王庭,并流入定居在中国边境地区的匈奴贵族手中。

这件大通银壶最后的主人应属于匈奴别部卢水胡。卢水胡是匈奴帝国控制下的游牧部族,因居于张掖以南源出祁连山的卢水一带而得名,与河湟地区的羌人往来密切,后有一部分迁入了湟水谷地,并随着其他湟中诸胡逐渐融入汉文化圈当中。在一个偶然的历史际遇中,卢水胡部首领得到了这件银壶。当银壶在东汉晚期随葬于上孙家寨墓地的时候,这一匈奴别部在文化上已经很难与中原汉人区分开,这件希腊化帕提亚装饰风格的银壶,成为他们曾经游牧生涯的一个印记。

百件文物说青海 42



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的东汉银壶。



东汉银壶图案。

本文配图均由青海省博物馆提供

“心轻”方可“身轻”

游宇明

有个曾经的学生,我很为他的人生惋惜。此君个子高高大大,长相英俊,能会说会道,围棋也下得不错,颇具专业水准。遗憾的是,他在一个局级单位担任主管期间,贪污公款,收受别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受到法律的惩处,现在只能在牢房里度过余生。我曾替此君设想许多种美好的生活方式,比如在政务上兢兢业业、清清白白,业余以下棋娱乐身心;比如做好本职工作之余继续在下棋上精进,退休后办个培训班教孩子……然而,由于其在欲望面前缺少有效的抵抗,所有的人生退路都成了梦中楼阁。

人活在世上,完全没有欲望绝不可能。吃饭、穿衣、住房、乘车、结婚、生子都是欲望的一部分。没有这些东西,我们连肉体生命和血统传承都可能失去,何谈其他?再说,欲望用之得当,也可以推动个人的事业乃至整个社会的文明大踏步前行。因为梦想有知名度,有人成了歌星;为了获得高收入,有人做了企业家;由于希望节省赶路的时间,有人发明了飞机、高铁……不过,我们也必须承认一个事实:人生有的欲望可以有,甚至多多益善,比如科学创造等,它们一般具有利他性质,至少在利己的同时可以利他;但过分利己的欲望,比如对职位、金钱、荣誉、美色等等的贪婪确实需要节制。我们必须明白这样一个逻辑:过分的欲望与生命的自由成反比,此类欲望越多,退路越少,反之亦然。

在这方面,一位朋友的选择让我肃然起敬。朋友出身于农村,年轻时考上

大学,分配到高校,一步步成了大学教授和小有名气的画家。退休之后,他的生活极有规律:上午画画、下午读书,晚上散步或者参与必要的应酬。有做教辅书的书商建议他加入自己的团队,并且承诺每月给他一万块钱,且无须坐班。朋友谢绝了。朋友说:拿了别人的钱就得给别人做事,这是我每天都可以闭云野鹤,想干嘛就干嘛,一旦受了这个聘,也许我上午画得正起劲或者下午读得非常开心的时候,老总一个工作上的电话就会让我所有的好心情化为乌有,而且我肯定得按他的要求去写,万一他的要求并不符合我的价值观怎么办?每月一万块钱,在这个N线城市的确也不算少,问题是我现在拥有一份不错的养老金,同时还不时有些卖画收入,它们足以维持自己的生活开销和父母的养老支出,再多的钱于我不过是一个数字。一个人对来路正当的金钱尚且这样潇洒处之,朋友对底线的坚守也可想而知。

生命的成本很贵,每一分每一秒都价值连城。不为错误的欲望买单,实际上也就学会了如何寻找人生的大道。有个词叫“身轻如燕”,身怎样才能轻?家庭压力小、事业发展顺、职位节节高、孩子有出息都可以算,但最能让你轻的,而且可以轻得持久的,莫过于自由、旷达地看待一切身外之物,即先让自己做到“心轻”。

周末漫笔



鼓楼前的舞龙表演是“二月二”必不可少的节目。

仲喜年 摄